



永遠懷念師叔



陳繼焱校友

1933-2014





序 言

陳繼焱校友(師叔)自1954年於母校畢業後，一直為母校擔任羽毛球義務導師，從無間斷。在師叔和仇桑林校友(師父)，以及歷年教練和老師的教導和關愛下，母校在羽毛球方面成績卓著，有目共睹。1990年，仇師父移居海外，師叔成為金中羽毛球隊「大總管」。

2013年，師叔更成立「陳繼焱羽毛球發展基金」，以繼續支持母校的羽毛球活動發展。

師叔回饋母校六十載，愛校之情，實為典範。本會為表達對師叔的懷念和感激，特別制作這本小小的紀念冊，亦希望通過此紀念冊，讓後學能對陳校友的懿行有更深的了解，以師叔為榜樣，積極回饋母校和社會，薪火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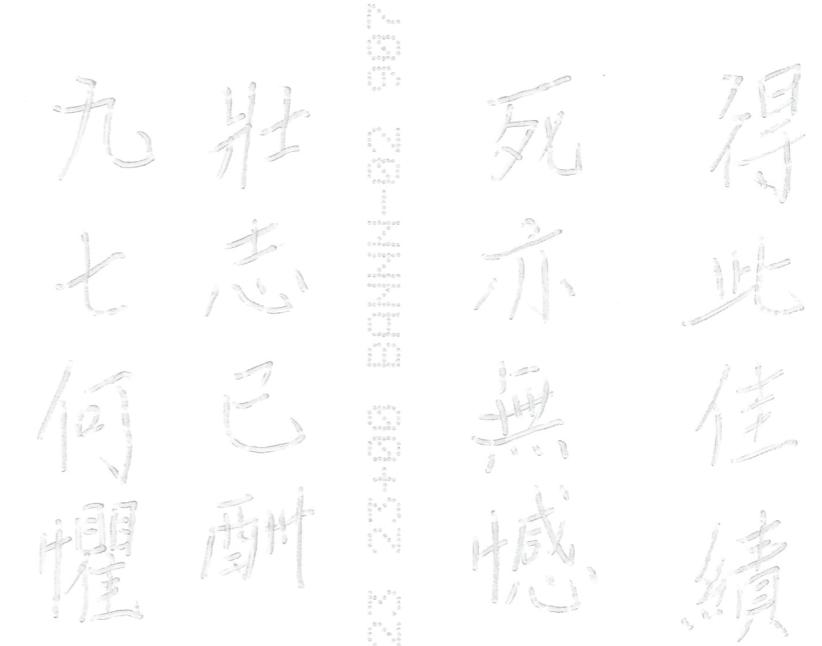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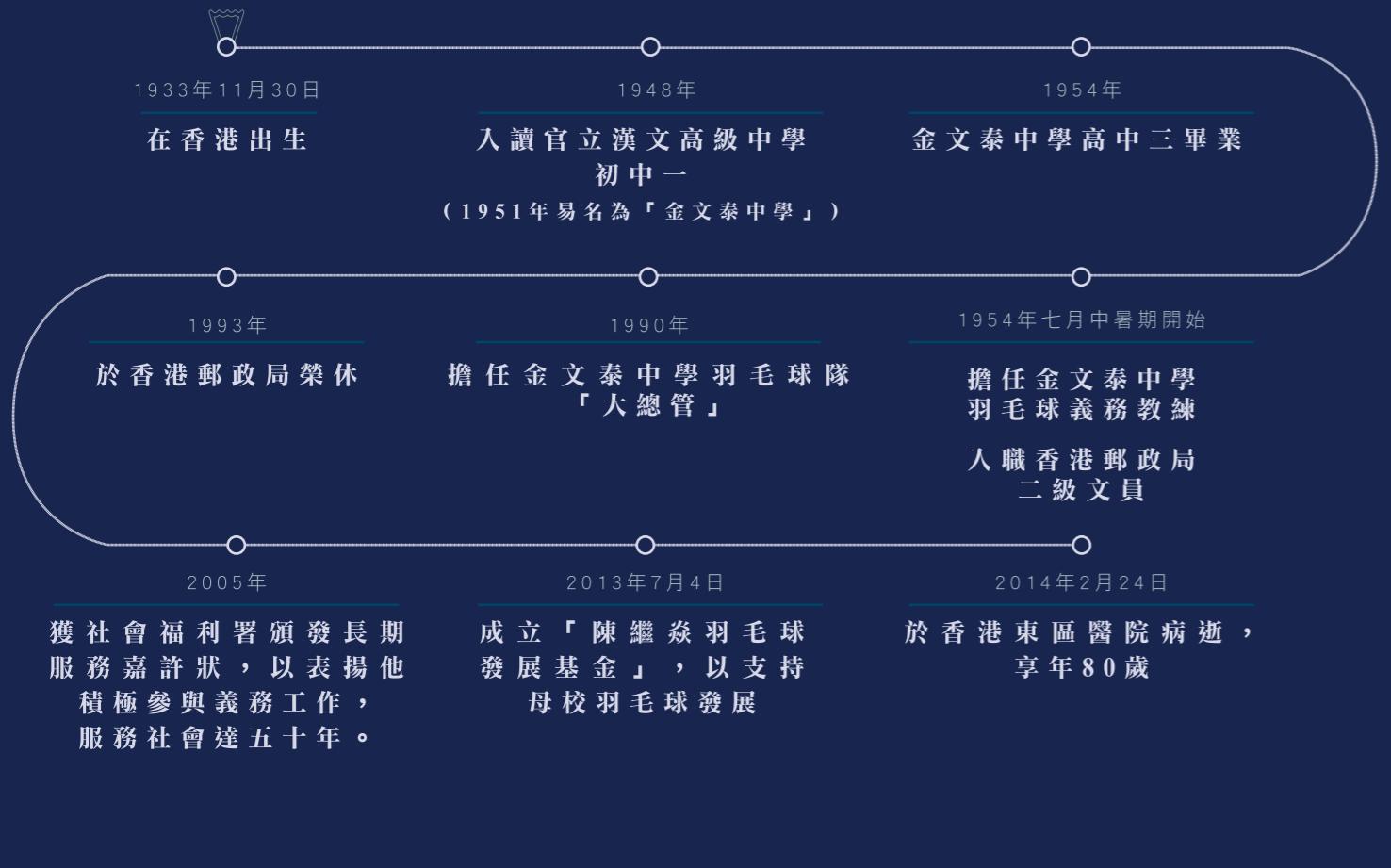
由於制作時間短促，如有遺漏，敬希見諒。

金文泰中學校友會

2014年3月



陳繼焱校友年表



1995年，師叔與羽毛隊獲獎錦旗合照

師叔話語

問：你何時開始在金文泰教羽毛球？
師叔：是從一九五四年七月中暑期開始。那年母校男子甲組羽毛球校隊隊員全部畢業離校，梁世華校長唯恐母校羽毛球運動後繼無人，特囑仇桑林校友回校組織羽毛球會，並和我一同負責主持羽毛球訓練班，而母校女子羽毛球隊就在那時開始成立。（那時同學們因為仇桑林校友比我的年紀大半年，所以稱他為師父，而我就叫師叔）

問：是什麼原因使你願意為母校義務教羽毛球？
師叔：這要從我的耳朵說起，自從我三歲時因為發高燒時燒壞了聽覺神經，以致嚴重失聰，所能聽到的只有敲鑼打鼓燒炮竹和家人大聲在耳邊說話的聲音，幸而沒有變成啞巴。經過了小學會考，我被派到金

文泰中學讀中一（那時是一九四八年，母校前身名叫「官立漢文高級中學」，校址是在中區半山的堅尼地道）。這時我已經有了一個助聽器，這個簡陋的助聽器可以把聲音放大一倍傳進我的耳朵。在開學那天，我誠惶誠恐，憂心忡忡地坐在課室的一角發愁，可是後來我發覺自己的擔心和憂慮是多餘的。當班主任老師發現我托著我的「大耳朵」來聽時，他問明了原因，就立刻把我從側旁第三行調到正中第一行的座位，並說這樣我可以聽得清楚些，而他自己授課時總是常常坐或站在我的前面，使我聽得更清楚。後來我更發覺教授其他科目的老師在授課時，也是常常故意遷就我，不約而同的站或坐在我的面前。這樣自初中至高中三這漫長的六年中，我一直都受到母校各位良師的特別關懷和

愛護，我自己也更為發憤用功，加上熱心的同學們常常慷慨地把各科的筆記借給我抄，解決了我在上課時管得聽管不了抄寫的難題，我終於能夠順利完成六年中學的課程，得到中學會考合格的文憑。就憑這張會考文憑，我順利的考入了郵政局做公務員，直到今天退休。以我這樣一個嚴重失聰的人，能夠學有所成，服務社會，衣食無憂，居有其屋，這都要感謝梁校長和列位老師的有教無類，循循善誘，春風化雨和關懷愛護，以及同學們的熱心幫助。金文泰對我可說是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使我終此一生，也報答不完，這就是我為什麼畢業至今義務為母校擔任羽毛球教練的原因了。說是回饋，我是不敢當，這只是作為報答母校的恩惠於萬一罷了。

問：你有什麼秘訣訓練羽毛球隊，使他（她）們成為長勝軍呢？
師叔：沒有什麼秘訣可言，我自己的羽毛球技術並不算好，也沒有香港羽毛球總會發的教練證書，我所做的就是一個「勤」字：別人每週練一兩次，我們每週練兩三次；別人每次練二小時，我們每次練兩個半小時至三小時；別人在每年的長假期及暑假多數都停止練球，但我們照常練習。（我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到現在一九九五年這四十年中，我從未離開香港去外地旅遊，包括有十餘次是由身為西醫的家兄出資請我跟他一家人去外國或大陸旅遊，但因為一去最少要兩三個星期，雖然是在假期中，但我不想羽毛球隊員，因我一個人的享受而減慢了進度，所以我婉拒了家兄的好意。）假如真的要找出我的教授法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就在於別人是集體教

授，而我是喜歡個別教授吧。同時我又鼓勵隊員多去參觀高水準的賽事，藉此觀摩學習，技術才會進步。

問：你對本校羽毛球隊有何贈言？有什麼人生觀或座右銘與我們分享？

師叔：羽毛球是一種最佳的課餘康樂活動，願你們繼續玩羽毛球，因可強身健體，聯絡感情，你們應該以互相切磋的態度去參加比賽，勝而不驕，敗亦不餒，這樣技術才會進步。願母校的羽毛球隊健兒，不要為目前的成就而自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發揚母校卅餘年之優良傳統而努力。至於我的人生觀，我以為我們既然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有責任把它造得更美好。我們應不斷的學習和充實自己、磨練自己，然後才能服務人群、造福社會。

我讀書時讀過一首詩，讓我寫出來和大家分享：

人生為何，惟忍與耐，如砧與椎，
撞擊砥礪。

譬如撫琴，先調其音，惟經扭迫，
諸絃乃諳。

未試之絃，不成音樂，人生亦然，
須經雕琢，乃能超卓。

真正人生，不求有取，當盡爾心，
勿吝施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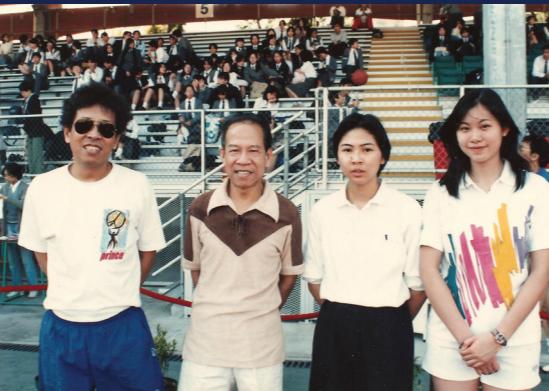
我自己時常記得的格言是：

- (一) 天下無難事，人心自不堅；
- (二) 知足者常樂；
- (三) 愛人如己。

—— 摘自金文泰中學七十周年校慶特
(1996年)

「為了要回饋母校—金文泰中學，我自一九五四年七月畢業後在工餘時間一直擔任母校的羽毛球教練工作，直至六十歲退休離開郵政局。我付出更多的時間每天都回母校任教，到現在二零零五年，參與這份義務工作已有五十個年頭，今年七十二歲的我，仍然樂此不疲。有人問我為什麼？我答因為我愛金文泰，她給了我新的生命，她對我恩重如山，我要報答她，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會一直留在金文泰的！」

—— 摘自師叔2005年談義務工作的手稿



“He regards Clementi as his second home and his dedication as an honorary coach of the school badminton team has long earned him the respect of the whole school.”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Feb 1997.

各方感言



二月二十四日一個清冷的晚上，當我看著師叔安詳地躺在病榻上，不禁回想過去廿多年與他相處的點點滴滴。

師叔視金文泰中學為他的家，羽毛球隊隊員為他的子女。1954年在金中畢業的師叔一直視自己為學校的一份子，每逢學校的重要日子，如畢業典禮、運動會等，他總會特意穿上社衣或打上校呔，以示尊重，以顯歸屬。他為學校的

羽毛球隊鞠躬盡瘁，常以當年校長的請託為念，盡力培訓校隊成員。每天放學後、週末及學校假期，他都會安排隊員在學校禮堂練習羽毛球。我記得當我還是副校長的時候，師叔一得知校際羽毛球比賽的時間表，總會拿著月曆緊張地提醒我，只要禮堂不需用作考試場地或舉行其他學校活動，他都希望把禮堂預留給羽毛球隊練習。他事事親力親為，對隊員的照顧無微不至，每次球隊練習前，他都親自把空水瓶注滿清水，以便隊員口渴時飲用。師叔為人節儉，每次練習完畢，他會撿拾起輕微破損的羽毛球，耐心地將之逐一修剪好，讓隊員繼續使用。為了節省電費，他寧願坐在有蓋操場，在自然光線下讀報，寧願坐在通風處享受自然涼風，也捨不得開啓學校的電燈風扇。

四年前醫生証實師叔患上癌症，師叔仍刻刻以

羽毛球隊為念。去年他的身體日漸虛弱，行動也日漸不便，師叔與病魔搏鬥期間，仍堅持返回母校，坐在禮堂一旁觀看隊員練習，這時他的臉上，就會浮現欣慰的笑容。今年一月底，師叔病情惡化，他住院期間，不少前羽毛球隊員、校友、家長及老師都紛紛前往探望，而他仍能一一道出那些隊員的名字，還會與他們憶述當年事、當年情，師叔無時無刻都記掛著與校隊成員一起走過的日子。

我們尊敬的師叔將他的一生與金中緊緊連繫，為母校作貢獻，為同學立典範。今日，師叔雖然已經離開我們，但他那股無私奉獻的精神將長存於我們的心中。師叔，我們永遠懷念你！

前香港羽毛球隊總教練

盧梁璧聯校友 (1965)



師叔，一路以來，看到你不止把全部的愛，放在羽毛球校隊上，還用你諄諄善誘、有教無類的方法，把羽球運動介紹給全校學生，你的鼓勵，使羽球成為金中無數學生的終生興趣。你在中一挑選學生入校隊，真的獨具慧眼。每年羽球比賽，你又會走看各場比賽，給我校教練寶貴資料以便安排陣營，幫助取勝。故此，羽球校隊對師叔的愛，自不待言，就連其他校友都尊敬、愛戴你呢！謝謝你。

楊孝娥 (家長陳太)

我永遠懷念你「師叔」

我與師叔相識只不過是短短六年，當兒子入讀金文泰中學中一時，已經參加家教會活動，每當回校做義工總有很多機會遇上師叔，當時我還以為師叔是職員，但又好像一位體育老師，對他的身份也充滿好奇心，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在校義務每天教學生打羽毛球，帶領學生參加比賽，長達五十多年的長輩！真是令人欽佩。

和其他家長回校打羽毛球時，師叔都會來看我們的，甚至一邊吃飯，一邊看我們打波呢！相信他對羽毛球真是很醉心的。記得羽毛球家長請師叔吃飯時，他都勸勉不要飲太多酒，鼓勵我們多運動。樣子總是笑口的。有時還會跟我說一些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呢！

2013年中，師叔跟我們說還有半年的餘生，簡直晴天霹靂！經各方關心師叔的人士安排，

入住老人院，找中醫，針灸，陪診等。更希望他能渡過八十歲大壽，生命力強的師叔都能做到了。有幸我都能夠參與其中。其實師叔還對生命充滿希望，在報章上找到一些健康食品，都會剪下來問黃醫師呢！可惜天堂還是想師叔早點適應，呼喚他了。

楊樂常校友 (1970)

師叔，懷念您！

師叔過去五、六十年為訓練母校羽毛球队不遺餘力。昔日他在郵局任職，就曾為了可以逢星期三、六回母校教球，拒絕升級；面對九七問題，家人移民美國，他亦因記掛球隊，未肯離開，至於退休之後，就更經常以母校為家。他常說：「羽毛球隊是我的第二生命。」不過就常被同學糾正，那是他的第一生命才對。多年來他對母校羽毛球隊的無私付出，打動了學子們的心，亦贏得大眾敬重。

記得當年我初入校隊，便得師叔循循善誘。我的羽毛球基本技巧，主要來自師叔教導。有時練得累了或需要輪候，我們會坐在一角談笑，疏於練習，師叔亦只會關切地問，從不會罵上半句。

羽毛球豐富了我的人生，就是移民以後，時至今日，每星期我都會到社區中心打球，它不但

是一種強身健體的運動，亦為我在移民初期打開了社交圈子。師叔打球以穩見稱，回想過去我在職場上，都是穩紮穩打，其實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他的感染。

幾年前，曉得師叔患上癌病，於是回港時，便特地前往母校探望。談到他的病，他笑說：「沒什麼大不了，聽醫生的話吧！根據統計，香港男人平均壽命78，我也70多，多過幾年便差不多了！」面對生死，他的豁達實在令人佩服。

去年雖然師叔情況欠佳，需人照顧，入住了老人院，但對母校羽毛球隊仍是十分著緊。那天我和同學跟他一起外出午膳，他讚食物的味道好，可是卻吃得很少，整天記掛著稍後羽毛球隊的比賽，經常不住往窗外看。約定時間到了，體育老師的車子緩緩在飯店門前停下，我

們陪他登車，他急不及待鑽進車廂的樣子，仍是歷歷在目。

生老病死是人的必經階段，不過肉身雖死，但人的愛、精神卻可藉著語言、文字流傳下來，得到永生。師叔，您會一直活在我們的回憶裡！

(寫於溫哥華)

譚麗紅校友 (1980)



師叔： 您無私的付出，孕育了當年的一個丫頭；慈愛的您陪她走過青春的路。您現在走了，她很心痛……但都是太遲了。衷心祝願您在天國永遠快樂平安。

金文泰中學生會

悼念師叔

在這六十個年頭之中，您都堅持向同學義務教授羽毛球，親身指導同學打球，從不間斷。除此之外，你亦是同學們的一位好朋友。當我們感到沮喪時，您會為我們帶來鼓舞；當我們感到高興時，您會為我們感到喜悅。您對學生的恩情，可謂念念不忘。

人的一生非常短暫，轉瞬即逝。您選擇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亮，感化我們這一班莘莘學子，為這短暫的一生賦予寶貴的意義，教人欽佩。即做你撒手人寰，我們仍會傳承您這份樂於助人的熱心，努力回饋社會，令母校引以為傲。

師叔，多謝您！

中三學生 張鑑恩

師叔： 感謝你一直在背後默默地支持我們。你不求回報的付出，讓我們有最方便最舒適的場地練習，甚至還借球拍球衣給我們。你的無私精神定必與帶領著金中羽毛球隊長存下去。感謝你，我們永遠唯一的師叔。



認識到您，乃我福氣。為您服務，是我榮幸。
關心晚輩，真摯待人。堅毅精神，長存心中。
美好回憶，難以忘懷。尊敬地位，永不改變。

金文泰中學2013年畢業生 馮瑜恩



師叔 words can't describe how thankful we are, for your selfless dedication. May you rest in peace in Heaven.

Winby Chan





致敬的師叔：

作為金中的學生，對於您的離開實在感到萬分傷感。

我們的緣份，是由我替您拍的每張照片開始，卻遺憾沒有能和您在鏡頭下一起留影。

感激您為金中付出過的一切，願所有美好的回憶伴隨你左右，您微笑的慈貌，會永遠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前攝影學會主席
林正康

